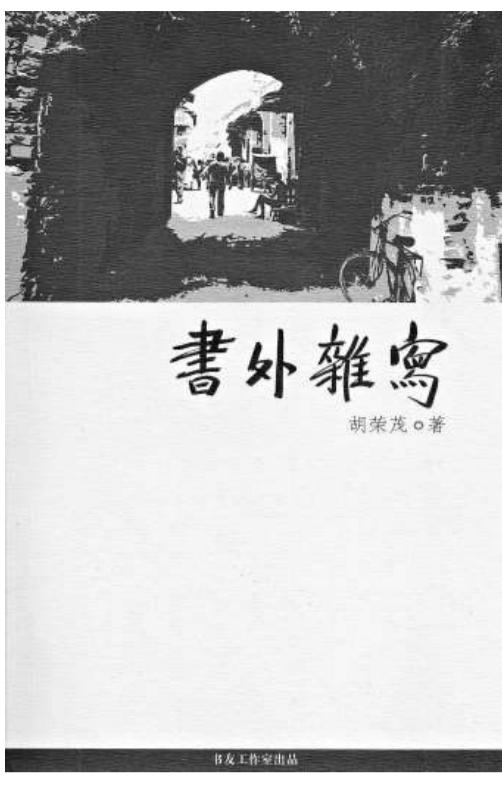


責任編輯：孫嘉萍

二〇〇九年七月十九日 星期日



書友工作室出品



城市的別稱

劉開生

中國統計部門公布的數據顯示：目前內地共有六百六十座城市，其中地級以上的中大城市二百八十七座。在這些城市中，許多城市就像人既有大名又有小名一樣，它們或因歷史人物的關係、或因地理地貌的原因，還擁有很多個別稱。這種文化奇觀，有着豐富而又悠久的人文內涵。

已有三千多年歷史的北京，自秦漢以來一直是我國北方的重鎮。名稱先後被稱為薊城、燕都、燕京、大都、北平、京師、順天府等等。現在除稱北京外，因為是國都，故亦稱京城。上海，除現有名稱外還稱滬、漁民用一種叫做「扈」的工具捕魚為生。

太陽一般能銷五十萬冊，像楊朔的《生命泉》初版即印十六萬三千冊的故

事肯定成了神話。

胡榮茂（一九三四年）筆名庶友，湖北武漢人，原是十堰市文化局

局長，退休後任民間報刊《書友》編輯，既編且寫長達九年，最後選出《書友》最特別的地方是書後印有一頁《本書擬贈書友、書友名錄》，僅印三百本，是印書之前已列好的名單，贈出一百二十冊，餘下不能發售的，不足二百冊。我有幸名列書內，獲贈書，否則難以買到在千里外小城所出的書。

胡榮茂說：「本集是本人第一本，也是最後一本短文選」。我希望這是謙語，很快便能讀到第二本。

以前印書的「起碼版」是一千本，即是說你印少於一千本，也收你同樣的印工。大多數的出版者都會一版印兩千冊，因為「第二千」不用排版，收費便宜很多。

兩千本平均算來，成本就低了很多。近年書種出來多

同類的也不少，書的銷量自然下降，存倉費又高企，

有些用數碼影印機來印書的公司，推出以百作單位，出

版者乾脆只印三幾百本，送送朋友就算像《星星月亮

太陽》般能銷五十萬冊，像楊朔的《生命泉》初版即印十六萬三千冊的故

事肯定成了神話。

胡榮茂的《書外雜寫》（十堰書友工作室，二〇〇七）就是本這樣的書，僅印三百本，最特別的地方是書後印有一頁《本書擬贈書友、書友名錄》，是印書之前已列好的名單，贈出一百二十冊，餘下不能發售的，不足二百冊。我有幸名列書內，獲贈書，否則難以買到在千里外小城所出的書。

胡榮茂（一九三四年）筆名庶友，湖北武漢人，原是十堰市文化局

局長，退休後任民間報刊《書友》編輯，既編且寫長達九年，最後選出《書友》最特別的地方是書後印有一頁《本書擬贈書友、書友名錄》，僅印三百本，是印書之前已列好的名單，贈出一百二十冊，餘下不能發售的，不足二百冊。我有幸名列書內，獲贈書，否則難以買到在千里外小城所出的書。

胡榮茂說：「本集是本人第一本，也是最後一本短文選」。我希望這是謙語，很快便能讀到第二本。

以前印書的「起碼版」是一千本，即是說你印少於一千本，也收你同樣的印工。大多數的出版者都會一版印兩千冊，因為「第二千」不用排版，收費便宜很多。

兩千本平均算來，成本就低了很多。近年書種出來多

同類的也不少，書的銷量自然下降，存倉費又高企，

有些用數碼影印機來印書的公司，推出以百作單位，出

版者乾脆只印三幾百本，送送朋友就算像《星星月亮

太陽》般能銷五十萬冊，像楊朔的《生命泉》初版即印十六萬三千冊的故

事肯定成了神話。

胡榮茂的《書外雜寫》（十堰書友工作室，二〇〇七）就是本這樣的書，僅印三百本，最特別的地方是書後印有一頁《本書擬贈書友、書友名錄》，是印書之前已列好的名單，贈出一百二十冊，餘下不能發售的，不足二百冊。我有幸名列書內，獲贈書，否則難以買到在千里外小城所出的書。

胡榮茂說：「本集是本人第一本，也是最後一本短文選」。我希望這是謙語，很快便能讀到第二本。

以前印書的「起碼版」是一千本，即是說你印少於一千本，也收你同樣的印工。大多數的出版者都會一版印兩千冊，因為「第二千」不用排版，收費便宜很多。

兩千本平均算來，成本就低了很多。近年書種出來多

同類的也不少，書的銷量自然下降，存倉費又高企，

有些用數碼影印機來印書的公司，推出以百作單位，出

版者乾脆只印三幾百本，送送朋友就算像《星星月亮

太陽》般能銷五十萬冊，像楊朔的《生命泉》初版即印十六萬三千冊的故

事肯定成了神話。

胡榮茂的《書外雜寫》（十堰書友工作室，二〇〇七）就是本這樣的書，僅印三百本，最特別的地方是書後印有一頁《本書擬贈書友、書友名錄》，是印書之前已列好的名單，贈出一百二十冊，餘下不能發售的，不足二百冊。我有幸名列書內，獲贈書，否則難以買到在千里外小城所出的書。

胡榮茂說：「本集是本人第一本，也是最後一本短文選」。我希望這是謙語，很快便能讀到第二本。

以前印書的「起碼版」是一千本，即是說你印少於一千本，也收你同樣的印工。大多數的出版者都會一版印兩千冊，因為「第二千」不用排版，收費便宜很多。

兩千本平均算來，成本就低了很多。近年書種出來多

同類的也不少，書的銷量自然下降，存倉費又高企，

有些用數碼影印機來印書的公司，推出以百作單位，出

版者乾脆只印三幾百本，送送朋友就算像《星星月亮

太陽》般能銷五十萬冊，像楊朔的《生命泉》初版即印十六萬三千冊的故

事肯定成了神話。

胡榮茂的《書外雜寫》（十堰書友工作室，二〇〇七）就是本這樣的書，僅印三百本，最特別的地方是書後印有一頁《本書擬贈書友、書友名錄》，是印書之前已列好的名單，贈出一百二十冊，餘下不能發售的，不足二百冊。我有幸名列書內，獲贈書，否則難以買到在千里外小城所出的書。

胡榮茂說：「本集是本人第一本，也是最後一本短文選」。我希望這是謙語，很快便能讀到第二本。

以前印書的「起碼版」是一千本，即是說你印少於一千本，也收你同樣的印工。大多數的出版者都會一版印兩千冊，因為「第二千」不用排版，收費便宜很多。

兩千本平均算來，成本就低了很多。近年書種出來多

同類的也不少，書的銷量自然下降，存倉費又高企，

有些用數碼影印機來印書的公司，推出以百作單位，出

版者乾脆只印三幾百本，送送朋友就算像《星星月亮

太陽》般能銷五十萬冊，像楊朔的《生命泉》初版即印十六萬三千冊的故

事肯定成了神話。

胡榮茂的《書外雜寫》（十堰書友工作室，二〇〇七）就是本這樣的書，僅印三百本，最特別的地方是書後印有一頁《本書擬贈書友、書友名錄》，是印書之前已列好的名單，贈出一百二十冊，餘下不能發售的，不足二百冊。我有幸名列書內，獲贈書，否則難以買到在千里外小城所出的書。

胡榮茂說：「本集是本人第一本，也是最後一本短文選」。我希望這是謙語，很快便能讀到第二本。

以前印書的「起碼版」是一千本，即是說你印少於一千本，也收你同樣的印工。大多數的出版者都會一版印兩千冊，因為「第二千」不用排版，收費便宜很多。

兩千本平均算來，成本就低了很多。近年書種出來多

同類的也不少，書的銷量自然下降，存倉費又高企，

有些用數碼影印機來印書的公司，推出以百作單位，出

版者乾脆只印三幾百本，送送朋友就算像《星星月亮

太陽》般能銷五十萬冊，像楊朔的《生命泉》初版即印十六萬三千冊的故

事肯定成了神話。

胡榮茂的《書外雜寫》（十堰書友工作室，二〇〇七）就是本這樣的書，僅印三百本，最特別的地方是書後印有一頁《本書擬贈書友、書友名錄》，是印書之前已列好的名單，贈出一百二十冊，餘下不能發售的，不足二百冊。我有幸名列書內，獲贈書，否則難以買到在千里外小城所出的書。

胡榮茂說：「本集是本人第一本，也是最後一本短文選」。我希望這是謙語，很快便能讀到第二本。

以前印書的「起碼版」是一千本，即是說你印少於一千本，也收你同樣的印工。大多數的出版者都會一版印兩千冊，因為「第二千」不用排版，收費便宜很多。

兩千本平均算來，成本就低了很多。近年書種出來多

同類的也不少，書的銷量自然下降，存倉費又高企，

有些用數碼影印機來印書的公司，推出以百作單位，出

版者乾脆只印三幾百本，送送朋友就算像《星星月亮

太陽》般能銷五十萬冊，像楊朔的《生命泉》初版即印十六萬三千冊的故

事肯定成了神話。

胡榮茂的《書外雜寫》（十堰書友工作室，二〇〇七）就是本這樣的書，僅印三百本，最特別的地方是書後印有一頁《本書擬贈書友、書友名錄》，是印書之前已列好的名單，贈出一百二十冊，餘下不能發售的，不足二百冊。我有幸名列書內，獲贈書，否則難以買到在千里外小城所出的書。

胡榮茂說：「本集是本人第一本，也是最後一本短文選」。我希望這是謙語，很快便能讀到第二本。

以前印書的「起碼版」是一千本，即是說你印少於一千本，也收你同樣的印工。大多數的出版者都會一版印兩千冊，因為「第二千」不用排版，收費便宜很多。

兩千本平均算來，成本就低了很多。近年書種出來多

同類的也不少，書的銷量自然下降，存倉費又高企，

有些用數碼影印機來印書的公司，推出以百作單位，出

版者乾脆只印三幾百本，送送朋友就算像《星星月亮

太陽》般能銷五十萬冊，像楊朔的《生命泉》初版即印十六萬三千冊的故

事肯定成了神話。

胡榮茂的《書外雜寫》（十堰書友工作室，二〇〇七）就是本這樣的書，僅印三百本，最特別的地方是書後印有一頁《本書擬贈書友、書友名錄》，是印書之前已列好的名單，贈出一百二十冊，餘下不能發售的，不足二百冊。我有幸名列書內，獲贈書，否則難以買到在千里外小城所出的書。

胡榮茂說：「本集是本人第一本，也是最後一本短文選」。我希望這是謙語，很快便能讀到第二本。

以前印書的「起碼版」是一千本，即是說你印少於一千本，也收你同樣的印工。大多數的出版者都會一版印兩千冊，因為「第二千」不用排版，收費便宜很多。

兩千本平均算來，成本就低了很多。近年書種出來多

同類的也不少，書的銷量自然下降，存倉費又高企，

有些用數碼影印機來印書的公司，推出以百作單位，出

版者乾脆只印三幾百本，送送朋友就算像《星星月亮

太陽》般能銷五十萬冊，像楊朔的《生命泉》初版即印十六萬三千冊的故

事肯定成了神話。

胡榮茂的《書外雜寫》（十堰書友工作室，二〇〇七）就是本這樣的書，僅印三百本，最特別的地方是書後印有一頁《本書擬贈書友、書友名錄》，是印書之前已列好的名單，贈出一百二十冊，餘下不能發售的，不足二百冊。我有幸名列書內，獲贈書，否則難以買到在千里外小城所出的書。

胡榮茂說：「本集是本人第一本，也是最後一本短文選」。我希望這是謙語，很快便能讀到第二本。

以前印書的「起碼版」是一千本，即是說你印少於一千本，也收你同樣的印工。大多數的出版者都會一版印兩千冊，因為「第二千」不用排版，收費便宜很多。

兩千本平均算來，成本就低了很多。近年書種出來多

同類的也不少，書的銷量自然下降，存倉費又高企，

有些用數碼影印機來印書的公司，推出以百作單位，出

版者乾脆只印三幾百本，送送朋友就算像《星星月亮

太陽》般能銷五十萬冊，像楊朔的《生命泉》初版即印十六萬三千冊的故

事肯定成了神話。

胡榮茂的《書外雜寫》（十堰書友工作室，二〇〇七）就是本這樣的書，僅印三百本，最特別的地方是書後印有一頁《本書擬贈書友、書友名錄》，是印書之前已列好的名單，贈出一百二十冊，餘下不能發售的，不足二百冊。我有幸名列書內，獲贈書，否則難以買到在千里外小城所出的書。

胡榮茂說：「本集是本人第一本，也是最後一本短文選」。我希望這是謙語，很快便能讀到第二本。

以前印書的「起碼版」是一千本，即是說你印少於一千本，也收你同樣的印工。大多數的出版者都會一版印兩千冊，因為「第二千」不用排版，收費便宜很多。

兩千本平均算來，成本就低了很多。近年書種出來多

同類的也不少，書的銷量自然下降，存倉費又高企，

有些用數碼影印機來印書的公司，推出以百作單位，出

版者乾脆只印三幾百本，送送朋友就算像《星星月亮</